



布老虎短篇书系

# 玻璃咖啡馆



◎ 金仁顺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短篇书系

# 玻璃咖啡馆

金仁顺  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金仁顺 20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玻璃咖啡馆 / 金仁顺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10.5

(布老虎短篇书系)

ISBN 978-7-5313-3548-1

I. 玻… II. 金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40313号

## 玻璃咖啡馆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

责任校对 陈 杰

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 mm × 210 mm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张 8.75

插 页 2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548-1

定价: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转2050

#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——布老虎短篇书系总序

孟繁华

布老虎书系的出版，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，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。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，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，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，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，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，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，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，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，不可能在市场上

成为“拳头产品”，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，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，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需要做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做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..... | 孟繁华 / 001 |
| 盘瑟俚 .....        | 001       |
| 小城故事 .....       | 008       |
| 高丽往事 .....       | 015       |
| 引子 .....         | 027       |
| 伎 .....          | 038       |
| 谜语 .....         | 048       |
| 乱红飞过秋千 .....     | 061       |
| 未曾谋面的爱情 .....    | 070       |
| 五月六日 .....       | 085       |
| 玻璃咖啡馆 .....      | 099       |
| 冬天 .....         | 108      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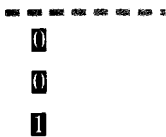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爱情试纸 .....      | 114 |
| 鲜花盛放 .....      | 120 |
| 去远方 .....       | 130 |
| 冷气流 .....       | 145 |
| 电影院 .....       | 158 |
| 秘密 .....        | 167 |
| 听音辨位 .....      | 172 |
| 名叫马和 .....      | 195 |
| 铤而走个险 .....     | 208 |
| 啊朋友，再见 .....    | 219 |
| 你还爱我吗 .....     | 228 |
| 一篇来稿和四封来信 ..... | 239 |
| 霰雪 .....        | 250 |
| 酒醉的探戈 .....     | 259 |

# 盘瑟俚

请安静下来，听我为您说唱一个故事。

我的父亲是从花阁里把我的母亲买出来的。我的母亲十八岁时，差不多全城的男人都为她的美貌倾倒。我的父亲是贵族的后代，长相俊俏，风度迷人。有一次他喝了一整坛米酒，当他从流花酒肆走出来时，仰头瞧见了在酒肆对面“藏香”阁里挂着的一排花牌，他指着我母亲的花牌对酒肆隔壁绸缎庄老板说，我要娶那个女人。绸缎庄老板上下打量着他，说：“求亲的话，您得换件衣服才行。我们店里刚进了上好的中国丝绸。”我的父亲跟着绸缎庄老板进了店，两个时辰之后，他面貌一新地从绸缎庄走了出来，直奔“藏香”阁而去。他在“藏香”待了一天一夜，然后把一个歌伎娶回了家。

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宅院，里面有两个花园和十几间屋子。在我记事的过程中，屋子一间接一间地变空了，只剩下空箱子，这些空箱子成了我游戏的屋子。我经常躲在里面睡觉。有一次我从梦中醒来，发现屋子里有人。一个陌生的男人压在母亲的身上，她的头发散开了，像黑色的流水淌在白色的花纹席上。男人离去后，母亲趴在席子上哭了好长时间。突然间，她的身子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似的，变得一动不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走到我面前掀开了箱子盖。母亲用她的衣袖替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轻声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以后不要躲在箱子里了，这可



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应该待的地方。”

一坛酒下肚之后，父亲的话就随着酒隔儿往外涌：“本来我是可以娶一个贵族小姐的，她们也许长得不太好看，但是天黑了以后所有的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年轻时我没有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我娶了一个贱人回家。她生下了你，你就是一个小贱人。”没等父亲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子，我已经离他很远了。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酒气，躲开他或者找到他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
屋子搬空以后，父亲把母亲关进一间屋子，谁买酒给他，他就让谁走进那间屋子。开始的时候总能够在屋外听见母亲的哭声，后来母亲似乎变得高兴起来了，整天在屋子里唱歌：“好比是，锄头好，刃儿薄，怎无奈，割稻麦，仍需用镰刀。哥哥见爱，百般呵护，千般好。缺金少银，妈妈不让，上花轿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把关着母亲的门打开了，但她自己又把门关上了。进过母亲屋子的人出来后对父亲说母亲疯了。父亲说她没疯，她不出来是因为她不喜欢过这种生活。

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抚摸我，同时，伴有哭泣之声。第二天我醒来以后，看见花园里搭起个木床，母亲躺在上面，几个女人用整匹的白布把她包起来了。

“本来这个宅院能卖上一个好价钱的，这下子完了。”父亲坐在一边，手里握着个酒壶，他指着母亲大声问道，“为什么你总是不放过我？我这一生的好运气全都被你这个贱人给毁掉了。”

说到最后，父亲扬手把酒壶朝母亲扔过去，酒壶打在一个女人身上，她发出了鬼似的尖叫声。

卖了宅院后，我和父亲搬到城边的两间草屋去住。他每天

清早去酒肆里喝酒，天黑以后才回家。我到一家绣坊学绣花，绣坊老板的母亲是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。她曾经是名噪一时的盘瑟俚艺人，但现在她老了，身体萎缩得和我差不多大。每天下午，她都用沙哑的声音给我们说唱故事。她的声音中有一种魔力，让人无法抗拒。

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她对我招手：“过来，孩子。”

我走过去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太姜。”

“那个败家子的孩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还记得你母亲活着时的模样儿。那个小美人儿，她有一副比百灵鸟还要动听的嗓子。”

“她死了。”

“是的，她死了。”老太太用温暖的目光抚摸着我的脸，感慨着说，“她没留给你美貌，但把金子般的嗓音留给了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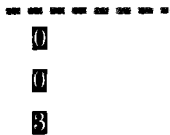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绣坊里过得很愉快。我绣的花好像能发出香气，我绣的鸟好像能开口唱歌。活儿做熟的时候，那些盘瑟俚故事我也全都听熟了。私下里，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讲得更加好听。

绣坊的老板说，太姜是个天生的绣工。但她的母亲不这么看，她说我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。她们俩说着说着，有时会吵起来，有时她们还会一起把头转向我，问我：“太姜，你自己说一说看。”

我说：“我想做绣工。”

“怎么样，妈妈？”绣坊的老板笑逐颜开。

“我们等着瞧。”老太太也笑逐颜开，“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，不会看走眼的，太姜是个天生的盘瑟俚艺人。”



在我十六岁那年，有一天夜里，一个男人上了我的床，侮辱了我。天亮以后，我的父亲对我说：“这事算不了什么！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。”他收了那个人的钱，买了很多酒，他和我说话时，手里还握着酒壶。

于是我起床做了早饭，像往常一样去了绣坊。

绣坊里女人们全都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：“太姜，你的脸色为什么那样白？”

“昨天夜里母亲来看我。”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话就脱口而出了。

“哗！”她们的表情吓了一跳，“你见了鬼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边说边哭，“母亲很漂亮，但她没有长翅膀。”

“鬼长翅膀？”他们惊异极了。

“当然了。”我听母亲说，“每个死去的人都在努力长翅膀，只有长完整翅膀，他们才能在某个孕妇生产时，飞进新生儿的身体里，托生回到人间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长长出了口气。

我在人群外面，看见那个盘瑟俚艺人，她的笑容沿着满脸的皱纹，四处流淌。

父亲的酒喝完以后，又有男人来到我的床上。事情周而复始。我不认识这些男人，这些在我身体里旅行的人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我只知道他们总是随着黑夜到来，又随着黑夜离去，他们的面目像黑夜一样模糊不清。

后来，我出嫁了。

我的嫁妆在众人的眼前闪闪发光，比新娘更加夺目。我的父亲坐在门槛上，笑嘻嘻地冲我摆手。娶我的男人是一家酒铺的少主人。有一天他来找父亲要酒钱，碰巧看见了我，他对父

亲说如果你把女儿许配给我，不但以前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，以后你想喝多少酒都行。父亲一口答应了。

这个酒铺的男人不喝酒，他在新婚之夜发现自己的新娘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他打了我两个耳光，说：“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那酒鬼父亲一直在喝什么东西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父亲被酒铺的伙计叫到酒铺里，他们让我把我带回去。

“我不能要一个破烂货，这太失身份了。”只做了我一天丈夫的那个人说。

他们把我的嫁妆，还有我，扔到了一辆由一匹癫皮马拉的破马车上，带我回家。

路上很多人围着我们。人们的指头经常在指指点点时碰到我的脸。父亲转头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 not 钻进嫁妆里面躲一躲？你把我的老脸全都丢尽了。”

我望着他，微微笑。

“你还有脸笑？”他转头对围观的人说，“你们都看见了吧？她竟然还在笑？！天啊，她和她的母亲一样，是从来就不知耻的贱货。”

他把我扔到家里，驾着马车走了。在集市上，他用我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嫁妆换回来两大缸米酒。

这件事情让他找回了好心情，回到家以后，他喜滋滋地打量着我说：“早知道你的手艺能换酒喝，我就不把你嫁人了。”我抓起一只昨天办喜事用的活公鸡，扔到了酒缸里。公鸡在酒缸里扑腾起来。

“天啊天啊！”父亲大呼小叫。他爬到了酒缸上面，伸手去抓那只公鸡。我几乎没怎么用力，就把他推进了酒缸里。他很痛快地喝了几大口酒，然后把头伸了出来。但我立刻就把他的头又摁了进去。他试图又伸出头来，我又摁进去。这个过程比

我想象中用的时间要长很多。好在结果和想象中是一样的，我的父亲坐在酒中，他留在人间最后的表情中显示出了某种疑惑。

我被官兵抓起来了，我的罪名是谋害了一个贵族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起这事的，关于父亲的出身已经有很多年无人提及了。

公审我的那一天，全城的人都拥到了谷场的空地上。人们的眼睛雪亮雪亮，官兵们手里的马刀也雪亮雪亮。

“你知罪吗？”府使大人问我。

“我何罪之有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知罪？”府使大人说，“我得提醒你，谋害贵族，按律当斩。”

人群中这时发生了一阵骚动，我看见绣坊老板的母亲，那个老盘瑟俚艺人，穿戴整齐地被几个男人扛在木板上，朝我这边挤了过来。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身边放着一面圆鼓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盘瑟俚艺人玉花。”老太太说。她的声音听起来并不高，但似乎全谷场的人都听见了似的。

人群中海潮般的说话声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“当年，我在王宫里给成祖先王演唱盘瑟俚，成祖先王赐给我了这个。”玉花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。

“拿先王来吓唬我？”府使大人冷笑一声。但是官兵把金牌送到他手里时，他翻来覆去很仔细地看了半天。然后才问玉花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在这里演唱一曲盘瑟俚。然后，请您再定太姜的罪。”玉花说。

“杀人犯是不能纵容的。”府使大人说，“你即使有先王的

金牌也不行。”

“我只想演唱一曲盘瑟俚。”玉花说。

“那好吧。”府使大人说，“姑且听听。”

于是，玉花演唱了一曲盘瑟俚。我不知道她说唱的是谁的故事，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像春天的雨，下起来就没个完。不光是我，全谷场的人都被玉花说哭了，连冷冰冰的府使大人也用袖子遮住了脸孔。玉花说唱完毕后，全谷场的人保持了长时间的安静，然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放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吧。”

在一声喊之后，场面一下子就乱了，我被声音层层包围，然后又被声音推到一个尖利的高处。人们瞪大了眼睛冲府使大人叫喊着：“放了太姜，放了这个姑娘。”他们的目光让人害怕。我想府使大人最后不施罪于我，一方面是受了玉花的感动，另一方面是受了这些吼声的影响。

是的，接下来的事情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我成了一名盘瑟俚艺人。我既是一名说故事的人，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。

0  
0  
7

〔盘瑟俚〕朝鲜族特有的一种曲艺样式。李朝英祖时代开始，民间艺人在朝鲜唱剧中的一种形式，表演时艺人穿民族服装。当代仍有流传。

# 小城故事

空心长老外出云游多日，再回小城时，发现原本平静的小城被一个女子搅和得乌烟瘴气。

“她叫姜贞子。”一位寺僧对空心长老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，“据说她是从汉城府来的。”

姜贞子的脚刚落到小城，她的美貌便在坊间不胫而走。那些以写逸闻传记为生的书生们，仿佛从连绵数月的宿醉中突然醒了过来，预备出一大堆“洛浦仙人，巫山神女”之类的形容，在钟街烟肆说来论去。其实，不要说这些与功名无缘的无聊汉们没见过姜贞子，就是在她居住的花阁里，见过她的人也屈指可数。

“一个月前，姜贞子在本城最大的花阁‘天音’挂花牌。她不像一般的歌伎舞伎那样披红挂绿，坐着两人抬的轿子，低眉垂眼，羞答答地绕街走上一遭，最后从花阁的正门走进去，让人把刻了名字的花牌挑到飞檐上便算了事。她挂花牌的那一天，比府使大人升堂、御使大人出行还要排场得多。我们站在藏经阁的楼顶，等了足有两个多时辰，才看见有四个男人抬着一顶软轿走进了人丛中间。虽然我们离得很远，也还看得出那顶轿子是有些特别的，比一般的轿子大，轿顶像一把撑开的伞。它进入到人群中间，如同一条被搅进旋涡里的船，荡漾了好一阵子，才挤到‘天音’的门前。

“这时，一个钩子从楼下垂下来，钩住了轿顶，向上一拉，

竟然把整个轿冠轿衣都拉上去了。我们这才发现，轿衣下面是一面大圆鼓，一个女子站在上面，穿着宝蓝色的衣裙，衣裙上面绣饰着白色的图案，她背着一个长鼓，在圆鼓上跳了一支长鼓舞。我们是听不见声音的，只能看见她转动的身形，好似轻烟流云一般。舞跳完后，姜贞子跳到一个男人的身上，这个男人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，由那个男人把她送进了花阁里面。”

寺僧这时注意到空心长老的脸色，他的滔滔不绝一下子冻结了。

“完了？”空心长老问了一声。

“没完。”寺僧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道，“姜贞子的花牌挑出飞檐后，从花牌下面垂下四条宽幅的红绸，第二天，我们才知道红绸上面写着一首时调。”

“写些什么？”空心长老说。

寺僧清了清嗓子，说：

“天音楼上月色空，

“白银霜雪映房中。

“金钗十二红绡帐，

“第一佳人一点红。”

说完，寺僧的脸上微微变了颜色。

“不知羞耻当下十八层地狱。”空心长老恨恨地说。

“可是，竟然有人出价五百两银子，标下了姜贞子一个月的花牌。”

“五百两？”

“是的。这些银子够我们为大堂里的佛祖塑一个金身的。”

“荒唐。”空心长老哼了一声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，空心长老带领寺中众僧打扫了寺院，做了早课，然后大开寺门，等待香客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是全城百



姓晋香拜佛的日子，寺僧们在奔忙之中甩脱了僧鞋是常有的事。但今年的香火竟然冷清得很，只有零星几位妇孺登门。寺僧们闲得几乎要打起盹儿来。

后来才知道“独钓”赌场在谷场上临时摆了场子，以“谁是摘星手”为名，为明日姜贞子在谷场上表演后，谁能拔下头筹设赌。往年入寺烧香的人们，把兜里预备好买香火的散碎银子尽数投到了赌局之中。

寺僧小跑着到后面把事情报告给空心长老。空心长老双目清明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妖魔降世惑人，奈何法网恢恢。”

第二天空心长老带领两名寺僧来到谷场，发现“独钓”赌场在谷场中央处设了四个盘口，欲标姜贞子花牌的四个人都是本城富贾。他们的脸上毫无羞耻之色，彼此之间也似乎并无敌意，得空儿还聚集在一起商讨端午节开市后，木材人参茶叶等的价格。

姜贞子的马车又是在谷场人山人海之后，才姗姗而至。这一次她露面的方式，是站在八个彪悍的男子聚拢到一处的手掌上面。

空心的长老一阵眼晕，细细地打量了半天，才发现这八个陌生男人所穿的灰色僧衣是新缝制的，他们的头皮上泛着青光，显然也是刚刚刮过的。这八个假僧人手上站着的姜贞子，头发全部拢到脑后，露出一张圆月般的皎洁脸孔，因为不施脂粉，美得有些不近人情。她的身上披了一件红黄相间的绣金袈裟。空心长老在她的年纪，摸一下这样的袈裟都会激动得夜不能眠，而她披着这神圣的物件，在男人的手心里跳了一段伎房的内室舞蹈。

空心长老像死人一样僵硬了。穿袈裟的女人晃瞎了他的眼睛，他身边男人的哄笑喊叫声震聋了他的耳朵。他连自己是怎